

時時其至矣已
雖然其至矣乃
請君自不其能
其愚者自能
張大復曰藏本
有納而思其原
也乃曰猶能化
食不煩勝于
是人爭賞之夫
納之其化果有
其理然為實納
計耳太極之不
務實學而曰日
生言去言至為
去言者其言言
猶與何愚者曰

謂全生適性乎。誤世敗教。豈論深淺。閒翁曰。彼深
談不可知。而多方誤之者。亦一天地間之一種生
理乎哉。彼亦自磨自整。以自傷已耳。既已大家磨
碎不妨同遊。

杖曰。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若不多方盡奪之。安能
放下。而自覺乎。杜工部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
省。若無欲覺。雖每日聞鐘。誰發深省乎。曾子則唯
門人不覺。如杏仁在核中。未有浸爛之力。其仁中
之根。餘花果皆隱藏未現也。佛稱為悟無生法。忍
忍者仁也。藏也太極含二五之純粹精也。莊生亦

是忍人。且問他忍得住否。

炮六

知北遊

四十三

藥地炮莊卷之七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擁腫之與。居映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一作
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

炮七

庚桑楚

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
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
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
然哉。大天一作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
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
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
於老聃之言。即發也。史記九卷一作九卷。禹貢。荆山。
且問杓杓在誰。
手裏。若是有路。
釋然或問如何。
是別路。杓杓曰。
咸水杓。

正曰。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易經三立。妙在三與
隱怪之述。捷于中庸。俎豆雖辭。自成古廟。至人羶
行。奇人造駭。誰非終南捷徑耶。名不必杓杓。不必

避隨位自盡而適享其春秋矣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
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麋狐爲
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
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
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傷而
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
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
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

炮七

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也不足以
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
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
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
也

迂曰一死生壽夭是虛談之大帽全軀保妻子是
閒居之實情業已如此而騙人忘之又不耐其拚
著而自欲忘之故曉曉如此又將誰瞞
正曰有飽則有饑無飽則無饑果能不食乎例曰
有卽無則食卽不食矣人相食卽是不相食矣有

補養藥有補功
止氣是補而藥
養乎道是養
而例道乎笑翁
曰一補兩充自
得所以應明
在爲道問之謂
神子是乎補
奇醫者有可說
之藥矣因而諱
疾忌醫選舉
法者而藥藥
畢起讀以校
醫爲信道矣你
道此一補就作
藥生教
庚桑子云此
紀下上注脚耳
物或則之耶可
補哉

炮七

善食節食之中道焉使天下各食其力而忘帝力
則玉食萬方謂之不嚼粒米可也謂此生時安生
死時安死之理爲無飽無饑無生無死可也
杖云古人舉賢任知如用藥庸醫昧病症方藥妄
爲調治而民病愈盛繼治者治藥之病以藥醫藥
也老莊一輩浚語是猶遺去醫病後世不達卽藥
與醫皆遺去是豈真知藥症之所忌哉人有不善
食而噎者遂欲驅天下盡不食可乎

南榮越曰整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
託業以及此言者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

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
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
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
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蠅越鷄不伏鵠卵
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
南見老子南榮越曰古今大義作南榮越曰南榮越
補此是明證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正曰。學其可學。而不能學者。自致知其可知。而不可知者。自止。不如此者。不即是者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于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券內

炮七

庚辰地

六

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跋。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憐於志。鎮鄒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辰曰。券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于外者。常有期望。及耗費也。跋而立者。人見其魁然。而真魁然者。不跋也。然期費而勉強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與且者。姑與之。為雷同。而志不在焉。

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衆人之入耳。杖曰。如此。說道理。始令人讀之心神愈創。而不藏不虞以生心。靈臺有持。不可持。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券者。乎。殺活權定。神出鬼沒矣。券外者。志乎期費。如賈人與物窮。而物入。且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故無親而盡人。則愈見券內者。行乎無名。天人本一也。兵莫憐于志。寇莫大於陰陽。心則使之。此處拈出。心之出入鬼神。為是舉移是之秘。真千古不泄之機用也。可惜人人蹉過。幸得蹉過。

炮七

庚辰地

七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潛神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必自易象極。

有物生天地呼
客約無形本
寂寥無極時
能為萬象主
生指諸不遠西
時與平地安
有能于此指
後打去眼中
者處切忌見
不若深藏
藏曰有形者
無形定易萬
說無然
有打聽門偏
不若生小念
有而惡無
吳他無不究
此心何來終
人下并

信耶呵耶誰分
上機
聖人以爲龍
佛以空爲五
當以疑爲難
細若來八口龍
人本不得已
枯樹果能斷根
燒盡定然發火
龜步拾繁解
而色魚造端
爲無爲是迷
當有者云惑
有分未免偏
有者云黃金
色仍是迷
新曰正當則
時時賊不睡
可憐這漢子
請別商量些

唯虫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
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
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
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
移。畫外非譽也。晉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
詔。計口不餽。一作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
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
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
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于不
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炮七

庚子地

十一

迂曰。財色名食睡五欲也。一日起念。卽是欲。果可
斷乎。果可任乎。一則曰。無欲故靜。一則曰。從心所
欲。得無相悖乎。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當之
一字。眞神武。刀藏正。因了因。于緣因止。有一事定
是公當也。勿欺好學。隨分自盡。今時是各各之私
當。卽公當也。鼓山曰。尋常謂諸佛無情。慮絕知解。
一有情。慮知解。便是衆生。余謂諸佛衆生。同此情
慮。知解。但佛之情。慮出于無私。而衆生之情。慮蔽
於有私也。佛知解妙于常覺。而衆生知解。滯于不
覺也。一菴曰。楞嚴是不名見。固了了矣。聖人之欲。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炮七

庚子地

十三

是不名欲。石塘子曰。豁然頭上安頭。則悟生來死
去矣。彼一贅疣。誠無事矣。而現在隨緣本分。正有
事在。時此時。土此土。辨名當物。盡倫協藝之飲食
薪火。如何可避。避得亦是僻見。亦是暗癡。莊曰。欲
當則緣于不得已。無爲無不爲。蓋爲其所當爲耳。
治教尙明。故決于正告。使天下盡一遵行。不惑者
也。奧室尙晦。以煅煉知命造命之善巧也。多作兩
末之說。一往之論。至於電拂陷虎。惟在造疑。一切
奪之。至當之旨。皆藏喉中。然今時訛傳。皆執消心
之方便。作實法治事。莽殃害政。其能免乎。然世人
可笑。直告決然不信。以天笱繫綴之。則駭而受制
矣。又將奈何。
朱震青曰。心洗者。以身爲滯形。神圓者。以心爲圍
識。虛致者。以神爲礙影。心密于形。神密于心。至虛
而止矣。錢沃心曰。朱公懼近來隨緣放曠之說。溺
人。故於空空何有中。逼取戒慎恐懼。眞苦。心哉。
愚者曰。用寔者。虛用虛者。寔故曰。無寔無虛。祇歸
寔于法住法位而已。法住法位。則隨緣當當矣。筆
瓢曲肱。轍環刪述。皆其隨緣放曠也。聖人以當字
懼萬世。卽以當字養萬世。自不容已。是謂至密。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于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于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于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無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目。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

炮七

徐無鬼

十四

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其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

鮪。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

乎。昆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貴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新傳曰。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于所好通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耶。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于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

炮七

徐無鬼

十五

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假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假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無徒驥于鎬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

生猶未對個滿
身和子在初云
菩薩念誰是要
大體的到此是
誰人的誰是那
何見得是般若
提心既放心如
何又要求住又
求降伏彼的心
住的心降伏的
心是三是一如
何故款款不然
求降轉不得住
求降轉不得降
何是為希有哉
黃帝弗拜稽首
畢此是個痛快
漢子
自遊歷過觀戲
內外此病痊愈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詔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

徐熙

十六

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督茂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于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杖曰黃帝之道貴乎存中而求見大隗于高山則是心外有法馳于物情七情之聖皆迷昧乎來時路矣惟此童心不縱意馬之外馳則如乘日輪之

二一八〇九

謂朝陽快其露
國之毛孫已耳
誰其憐之

道教

一點睛只在末機
一句終身不反
悲天獨脫者誰
幾覺曰聖人不
驚者亦不驚脫
子去曰不用一
家之能而之萬
方以養時料敵

正曰言無爲自然者皆曰黃老按黃帝五十二戰
且登空峒王屋鴻堤金谷肆志昆亭紫宮投策鐘
山且占星目作書銘定律數勸蠶鑄鼎春春多事
而謂之無爲孔子稱舜無爲而治而舜封山濬川
命官敷治至勤民事而野死之豈非爲卽無爲乎
莊子剔出其心而描邈之耳

徐 珊 電

16

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忠。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于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云業得其志則勸事非其巧則惰士用各有時

有謂而得者
山雖曰都是
依神附木精魂
所以從頭掉
去或有一個獨
脫者與他商
浮山遠曰直
獨脫亦是依
神附木精魂
論曰盡自己
心笑破他人
謂得而歸悲夫

不遭時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若不用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通曰困于物者三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于歲者十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物于易不爲物之能變者也又添幾句曰畸士無快悅曼衍之說則不樂怨困無寥闊激歎之言則不樂文士無波瀾標新之言則不樂迂曰十八種各好用其所長此難忍之物情也仁

炮七

徐無鬼

十八

以正念通之義以分位宜之禮以中節而中之樂以兩忘而和之此聖人之所以裁成天地範圍曲成也莊生故意排突列于穢瑣之中而贊其不囿于物之自受用以爲高隱劣顯勝之巧有看破此白着穿窬者否夫物物而不物于物正是仁之至義之至中和之至足以安頓萬世之終身不反者此禮樂也悲夫庸人奇人各各踈跟才士好新不反如我迂漢一句公道亦不可少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非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世曰亡子已出
城矣而求之於
城內以爲無子
可乎
又曰既謂夜半
無人又誰與爲
盜既謂不離不
安誰在而中思
又從何處造乎
此何異空手也
銅頭步行又騎
水牛哉不妨帶
異傳大士以快
此引喻之奇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襲裘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于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于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鎖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直子於宋者其命闕也不以完其求

炮七

徐無鬼

十九

鉞鍾也以求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躋闔者夜半于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于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曰楊乘與于公
鬪而室杜動漢律同故齊時鳴也呂曰唐曹紹鼎又知洛陽
子者堂澤給便令之中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羅子唐
古耳智按唐

杖曰惠子是莊子之告子有足以發難而定其是非皆破五子之偏見而出喻折伏其強辯亦甚奇即魯遽之非其子弟而自是其道以調瑟改弦曾無異乎音之君則又何異乎以陰陽之自召哉惠

高注唯論豈不
運斤成風也哉
外道則其意也
亦備之示現以
解人之新耳意
難莊新莊又示
解有解者應

一。運水注去其
妙可用此注其
子以此注其大
下應者未嘗過

而問也近其寒
山博海實情成
風不助神手所
月有可指者如

管子曰地雖直
而不平故高下

子以諸子共辯而未始吾非以自是。正以各不自知其非爲是。豈可爲天下之公是公非哉。更引齊人不愛其子投諸宋而不保其全爲是。又以愛外物恐其傷以束縛之甚相反也。又求亡子不出域而不得竟謂之無。是豈真無哉。夜半無人時謂與舟人鬪。既與舟人鬪又不離乎卒。此豈真有哉。諸子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但逞口給而全無實據。西天六十二見外道耳。

炮七 檢無鬼

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杖曰。惠子死而莊子無斤可運矣。惜乎莊孟同生戰國。而兩家絕無一言相及。此又天地造物留此一段誦詆公案。與千古下之明眼。於此運斤據款恐亦難于着手也。雖是相思不相見。未有疑情誰解參。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

以飽而使齊。飽以中而使齊。非風斤耶。

管子安。以下人非風斤耶。

季康子曰。管子以特自反。爲風而運其內。故之斤。此其質以持其三。而爲風而運其內。水之斤。故其質斤。下安石則其

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得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炮七 檢無鬼

古及桓公欲屬國于鮑。而仲止之。此正所以保全知己。不負桓公也。然不知隰朋果如仲之所言乎。果如其言。則其功業不在管仲之下。又當使桓公王天下矣。豈特伯者之業哉。桓公死。齊大亂。此決非隰朋之有足爲也。果管子之言如此。則又不當于此時與公言。早將舉之大用。以代己之不及矣。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于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撿。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殞。

三年而國人稱之不亦見巧于國乎

三賢三德何非存九法耶

內有一是是解其何非義羽

此言其法如天而

此言其法如天而

此言其法如天而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呂曰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固知之我必賣之彼固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炮七

徐無鬼

二一三

愚曰止向自身上消而已矣三層自解悲能免乎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柎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炮七

徐無鬼

二一三

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樂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女何足以識之而柎祥耶盡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群生于奧未嘗好田而羈生于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于天地吾與之遊樂于天吾與之邀食于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價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柎之於燕盜得

之于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於是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鄧止仲曰。潛定之極。彌見深至。間溢為崇。巒激湍之言。亦第以寫其孤往。而不與物相抹。撮。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視也。夫堯知賢人。

炮七

徐無鬼

二十四

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私白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豕是也。擇疏蠶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類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

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視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以觀之。計者。羊者。肉者。皆。

余庶之師曰。神人惡衆至。聖人包衆至。平者多流。儒故曰。繩變者多譎。故曰。循。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華也。枯。

炮七

徐無鬼

二十五

梗也。鷄靡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鷗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于聰也。殆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滋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而已。不知問是也。

郭曰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無意則止于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

循本曰自鷓鴣目下五川故字申言其義鷓鴣目夜明鶴脰長不可節但當因其自然也風日一節說向親切不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也直是自有主本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理相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狗外

炮七

二十六

則不能審定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稽言禍則甚速而反殆爲安則甚難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蓋有天循有照真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頗滑有質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

有大揚推乎閭亦不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于不惑是尚大不惑郭曰惑不可解從而任之

管見曰儒墨楊兼惠五者各執一偏自以爲道盡于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郭人聽斷足以成匠石之功

正曰理家多不知無用之用偏高在不知有用之用正人時有執見而不失其正邪人則專藉玄談以自縱而已矣知其故而不惑乃能時中正用大力曰天地大交在冬大別在夏小周成歲大周

炮七

二十七

成運徒好言大而不知大中之差別難言不惑愚曰七大兼用正是虛實妙叶大小時宜今言大陰而不言大陽者將謂世人止見陽而我貴陰符乎將謂陽統陰陽乎故曰天無寒暑而寒暑即天此一大揚推也郭止仲曰冬必極寒夏必極燠究數而止無半至者而物無怨焉誠故也藏一曰酷寒當使山海俱凍而今則冬至即回酷暑當使金石俱焦而今則夏至即回此天之用半而不盡者也聖人明其正用于寒暑之中自不爲寒暑所移即可以用寒暑矣是曰人不惑

則陽第二十五

彭陽見彭此
厚節王樂一喝
編真誠王且
以張師德狀元
及第何乃兩及
外門然則退之
三上宰相齊其
亦受人之德德
德矣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于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耶。曰。冬則獨切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渴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之使

炮七

則陽

二十八

上柳。若若甘雨
時降。然無雨則
燥不可。此言
人欲自爲。勿委
大耳。與物爲
樂人之通而保
己。此深固之
脚。定神乎。

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于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問其所施。其于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王果。楚人。彭陽。字則陽。與彭陽。楚人。方子及曰。凍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凍解也。渴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渴消也。慕用者。假資權門。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待公閱休。蓋規之也。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恆

藥地炮莊

無定相過緣即
辨政等又作陸
生解

循本曰。綢繆。事理縹緲處。爲聖人爲能達之。合天下爲一體。周盡此理。而不言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興作。皆合乎天

炮七

則陽

二十九

博山悟入。入。爲
昌黎。子解。時
脫。定。齊。編。編
向。受。通。衆。衆
碩。三。年。且。問
是。物。始。天。耶。天
始。有。物。未。始。有
始。有。物。未。始。有
天。未。始。有。始。未
不。免。于。變。可
信。善。解。衆。衆
傳。當。其。其。其
無。小。使。不。成。君
子。美。日。而。見。產
達。綱。釋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于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謂。性。也。性。一。體。也。天。也。命。也。名。也。謂。之。子。而。不。謂。之。理。不。謂。之。思。不。謂。之。耶。循本曰。綢繆。事理縹緲處。爲聖人爲能達之。合天下爲一體。周盡此理。而不言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興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艸木之繒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園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

二一八一五

專門生死招牌。
其爲匪大。重遠。
何如耶。在須打。
隨順門。眼。無節。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寔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

三

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園莽其性者欲惡
之孽爲性佳九百。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
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洩音是也。無與分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于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

藥地炮莊

—
—
—

家反睦效尤不
免何故陽婦好
機水上機機索
性需鼓曰已乎
已乎且無所逃
笑翁曰君破則
已矣一頓離機
又容乎木

妄真皆曰貴而
樂者枯木機花
奇而英者頃時
珠玉轉而環者
經綸遇者各不
厭其才事用難

無矩亦猶是而已。老子待柏矩胸中迸出使千古
爲政皆當出自本心。則無違世違人之病。皆能反
求諸己。而不責人。天下孰得盜之爭之。而相欺哉。
至於匿大重遠之出僞。世法心法。莫不皆然。汝能
爲之。彼亦能爲之。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卽汝
能以無路截人。人亦能以無路截汝。末路更當代
老聃曰。子之游已矣乎。天下亦猶是也。

迂曰。時其時。土其土。人其人。事其事。應當茶飯各
食其天。四民四教。誰非一心。猶一二三四五之。不
欺乎。河洛算盤耳。目手足之。不欺乎。備物反身也。

道爲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絕。

杖曰。佛欲言智。則是文殊舍利弗之徒起座。如欲言行。則是普賢功德林之徒起座。如說般若。則須菩提等當機。此寓言少知問于大公。調與知北問於無爲。皆得表法之妙。非大權示現之密。爲利導者乎。以丘里之言。合異爲同。散同爲異。喻之指馬之百體不得馬。立馬于前。百體合爲是馬。此老子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如百體九竅共爲一體。而歸于一心也。大人能合併而爲公。妙于自

炮七

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耕鑿順則繫壤曰歌。此無名無爲而無不爲也。自殉殊而有正有差。總而觀之。百材皆度。可信形氣之大以道爲公。一任其萬物。橋起原不出雌雄之片合而庸有也。大號極物。虛寔同理。讀其所自化。原是意之所將爲。至于或之使莫之爲。未免乎可言可意。况乎未生之不可忌。已死之不可徂。正是生死非遠。而理不可睹。只此或之使莫之爲。不是吾人生乎始終所假之結根大疑。情乎或能疑之極。而致其曲。則言默不足以載其上天之載矣。萬物本

無聲臭。丘里卽是通方。誰是調御天人大宗師乎。大公調現在。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集曰。通一不用。而寓諸庸。于是庸有極物而已。全

炮七

魏是水。全魏是甘。濯纓濯足。不隨其所廢也。萬劫無始。今日是也。萬里者。一步是也。不原其所起也。董穀冥影契曰。舍萬象欲得太虛者。權奇影事耳。無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整菴困知記曰。格物正合內外之道。而顧以爲非。且欲固執此心。而物理更不窮究。則雖名合一而實二之矣。天理通天地人物而言。易所謂性命之理是也。若但認取知覺之妙。執爲天理。則凡艸木之無知。金石之至頑。謂之無性。可乎。魏和公曰。擬議變化。奚啻霄壤。乃曰擬議以成其

不隨其所廢。則
非所據。則是
自天地之微矣。
不原其所起。則
三層未始有頂
上安頭當下推
倒那外物一絲
打物物者。物
一絲打外物者。
莊子謂此四顧
口。更有下得手
者。然使我一

